

20140731 [新台灣加油 p3] 轟馬「超級總統」 陳為廷：公投做最後抗衡！

而當政府的政策又越來越讓這些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的時候，你要他們怎麼辦？束手待斃嗎？當然自己要站出來。

那就有關於年輕人去青年參政的這個部分，我覺得不管是任何政黨，民進黨也好，台聯也好，甚至如果國民黨願意的話，包括國民黨，去促成整個參政政治新血年輕化的現象，老實講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因為有的時候，我前一陣子有一個英國的學者跑來找我，那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我事實上是想跟他描述說，欸我們所謂中生代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比較年輕的，那但是從那個英國的學者他聽了會覺得滿訝異的，因為在英國的標準，你們所謂的中生代或年輕在英國都算老了，布萊爾43歲的時候就當首相了，臺灣的政治人物領導人的階層好像沒有過個60歲以上是份量不夠的，那臺灣的政治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那那些人他們所展現出來的能力現實上也沒有比年輕人更好，那臺灣讓這一群沒有能力的人在領導，根本是有結構上面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剛筱君姐所講說怎麼去看年輕人參政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好啊，你如果年輕人去參選里長，甚至選上，我覺得以年輕人的創意、年輕人的活力，恐怕是比現在很多里長，我沒有意思要一竿子打翻所有的里長，有很多里長他們可能只是在幫忙做選舉的造勢啦、動員啦，那負責變成政治人物下面的樁腳，安排一些康樂活動啊，那選舉的時候負責去催票出來，可能會比做這些所謂傳統里長的工作，能夠更有創意，能夠造成整個所謂在社區當中民主文化的發展，讓整個社區會變得更有活力。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政黨，民進黨現在做這個民主小草的計畫，我覺得非常的好，那我聽說台聯似乎有類似的計畫，那我覺得如果國民黨也有這樣子類似的計畫，使我們的整個臺灣的民主政治帶入年輕人更有活力，從這就是說這整個大的方向來講，我個人是非常贊成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來，國昌老師先來好不好？

如果說(江宜樺)他的心中有理想性，而他的理想跟他的信念跟他眼中的主子給他的命令是相違背的話，在我定義下的一個自由派學者早就知所進退，其他的事情都不談，兩岸的協議必須要法制化的監督，任何一個念政治、念法律的學者都有這個基本的sense，江宜樺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在太陽花運動以

前他的態度是什麼？沒有需要，張慶忠30秒的事件發生了以後，江宜樺所講的話是什麼？感謝，謝謝。你說他是一個自由派的學者，對於民主憲政有堅持，對不起，我沒有辦法接受，我也沒辦法相信。

那至於說後來323、324的事件那個就更不要說了，他所展現出來的是，他在乎的是什麼？他在乎的是行政院裡面的太陽餅比外面學生身體健康來得重要。

紀國棟：那是蕭家淇喔。

整個政府在目前江宜樺，我講個很諷刺的事情是，其實大部分的年輕人都知道，那時候在議場裡面，大家貼了一個江宜樺很大的照片，把他那個時候在研究漢娜鄂蘭的名言寫在那個地方，當這個政府獨裁的程度有多高的時候，反抗的力量它的正當性就會隨之提升，他完全忘了他自己在研究的、在課堂上教的傳遞的信念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說這件事情特別的諷刺，在這一次的自訴案件當中，裡面一個非常困難的法律問題是說，下命令的人永遠不會承認他下命令，那他事實上也不需要下什麼太清楚的命令，所以王卓鈞會幫江宜樺緩頰，說院長從來沒有說要強制驅離，院長也從來沒有說要血腥鎮壓，王卓鈞講的是說，院長只有說在天亮以前要淨空完成。

那問題是現實上面，那個時候那有那麼多的民眾跟學生在那邊和平的坐著，他要完成院長交付的任務，那他要怎麼做？天亮以前要清空完成，時間上面院長已經給了指示了，你說江宜樺他有沒有預見說，警察一個一個抬是抬不完的，那如果一個一個抬不完該怎麼做？棍子就拿出來揮。1992年的時候，有一個東德的士兵接受審判，因為他把那個時候翻越東德圍牆要脫離暴政，想要逃難的人槍殺了，他在面對審判的時候，德國的檢察官起訴的對象不是只有開槍的那個士兵，那個士兵他為什麼會開槍？上面有層層的命令，最後起訴的對象到東德的國家主席，全部都在起訴的對象，這是一個集團性的結構性的犯罪行為。

當然啦，在接下來的時間當中，我覺得既然江宜樺先生他還繼續的待在行政院院長的位置上面，再無奈，在目前的憲政體制下面，我們必須要忍受，我還是會希望說，他能夠找回一點點他當初以學者從政的本心，問一下自己，說我當初為什麼接這個工作，我希望達到的是什麼，他有沒有想過之前他在課堂上面所教

導那麼多的學生曾經那麼喜歡他、曾經那麼擁護他，為什麼這些人今天看到他完全是另外一個態度？或許當他找回一點點本心的時候，他能夠在他具體的施政上面做一些努力。如果連這些空間都沒有的話，作為一個有風骨的學者，是該離開的時候了。

主持人：我請教國昌老師，在因為算起來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年底的選舉要進行投票，那很關鍵是在首都方面，那在首都大戰當中，很多的民調一開始的時候呈現柯P領先連勝文的時候，當時柯文哲的陣營裡頭，包括他自己，他有一個解讀，他說一個政治素人面對另外一個也算是一個政治素人一樣，那雖然他的背景是比較特殊在連勝文方面，他說其實那個民調，柯P的民調會領先裡頭背後有一個隱含，就是民眾什麼樣，想要改變，想要改變，就是那個求勝，求勝的決心是非常非常強的，就是說這16年執政底下，這個求變，希望換人的意志是非常強的，不管你民進黨，好啦，民進黨你不要推出，啊柯他會贏，就先贏了再說，就是背後有這樣人民的聲音，所以今天他給國會這封公開信，我要監票，我要一個公平的選舉，你怎麼樣看這樣的一個發展？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討論可以很簡單，就是說就目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9條，只有特定的政黨過5%，上一次選舉的時候才可以派監票員，那其他的不能派，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規定，它違反選舉公平性的原則，句點，沒什麼好討論的，就該修法了。

那甚至有一些立法委員可能會國會質詢的時候，他忘了他自己是立法委員的身分，不是特定的候選人的助選員，他可能想的是說，如果這個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再繼續延續下去的話，他個人未來可能在市政府取得某一些官職的機會可以提升，所以他忘了他自己作為一個立法委員的職責，在國會裡面質詢的時候做出非常不恰當的發言，真的是...你就光看剛剛那一段他在立法院質詢選罷法，這麼一個簡單選舉公平性的問題，可以東拉西扯牽一堆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出來混淆視聽，就可以瞭解為什麼現在人民對代議民主這麼失望。

那回到剛剛主持人所講的說，臺灣人民希望追求改變，我相信這是真的，但是那個改變的可能性跟它的那個動能，其實我覺得還需要一些時間觀察，當然從我們的角度立場來講的話，我會很希望那個改變是真的，就真的那個改變的契機改變的動能能夠整個爆發出來，因為臺灣走到現在的這個局面，按照我自己的看法是，臺灣必須要有新的政治，一定要新的政治，只有出現了新的政治，才能

把臺灣社會引領走向一個新的社會。

但是我倒不太願意針對個別的選舉或是個別的候選人去提出一些觀察，當然我一向都很欣賞光遠大哥，跟他在一起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他所提出來的政見，其實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光遠大哥他的部落格也好，他的臉書也好，很認真、很負責的把他的一些想法全部都很清楚的跟選民做交代，那他也帶了一個很年輕的選舉的部隊，讓那些年輕人有機會，那很平等的跟他們在一起討論很多政策上面他應該走的走向，我覺得大家都先不要去看最後選舉結果的輸贏，光這一種新的競選的形態的發生以及在這個新的競選形態的過程當中，你所捲進來參與的人員，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所影響到的市民，我覺得那個都是為臺灣新的民主政治，新政治形態的來臨帶來了希望。